

百姓记事
梦回故乡

◆ 徐文华

年轻时,我怀揣梦想离开老家,也曾试图把他乡当故乡,可仍然无法替代或改变儿时记忆的定格。《荀子》有云:“过故乡,则必徘徊焉,鸣号焉,踟蹰焉,然后能去之。”老家位于伏牛山下,三十多户人家,一条小河从三个自然村中间蜿蜒而过。村北多处常年汨汨流淌着清澈的泉水,一直滋养着老家这片土地。全村被茂密的竹林和树林包裹,站在远处的山坡上望去,只能看见三个自然村灰色瓦屋顶,在面积巨大的绿海中就像三座大小岛屿。村北的一口井水位较高,一根扁担就可以把水桶摆上来,如老家村子的眼睛。并周边几棵杨树如哨兵似的粗壮高大。老家是儿时的乐园、精神的“富矿”。印象中,村庄周边尽是茂密的竹园,东坡上有高大茂密的桑树林,村北有成片的桃园、灰子园、梨园,果熟季节,树上挂满鲜红的桃、紫红的灰子、黄澄澄的梨,阵阵微风挟挟又清又甜又香的水果味袭来,令人沉醉。这样的环境适合小孩子“施展拳脚”,小河沟可捉鱼虾、玩水;果园可填饱咕咕叫的肚子;竹园里小树上的蜂窝和鸟窝,对小男孩来说是勇敢者的游戏。酷暑难耐时,小伙伴们穿梭在村内众多水塘之间,父母在后面追赶也无济于事;绵绵阴冷的秋雨里,小伙伴们用挖来的黄黏泥土,做成小画书或电影里见过的枪械、车辆、房子和飞机;寒冬腊月,房檐上挂着长短、粗细各异的冰凌,小伙伴们见水结冰面厚了就踩一踩,一不小心,冰面瞬间塌陷,棉鞋就变成了水鞋……总之,随时随地都能找到乐趣。

我固执地认为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有点可怜。儿子小时候,我常带他回老家,补上缺失的田园生活。他每天都会约上小伙伴,在田野、水塘边、竹林里无拘无束地玩耍,开心极了。我的老家人少地多,黏黄的土质不如沙土方便种地,很少有俊媳妇愿意嫁到我们村里来。我们村里倒有几位姑娘长得俊,水灵灵的,灼灼人面桃花。后来听到这几位姑娘嫁到外村的消息,禁不住还有点惋惜,有时回去还追问她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了。我母亲是一个例外,家庭条件好,老初中毕业生,心气高,遇到师范毕业教书的父亲,就私订终身了。母亲读过书,在村里很“吃香”,经短训培训当村里赤脚医生,或打针或接生,或号脉或针灸,儿时的我半夜常被邻居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母亲还教扫盲班,后来几位邻居大婶都会写自己的姓名,有的居然能识几百字。为此母亲当选妇女队长,这应是母亲人生的高光时刻吧。

村子的变化如施了魔法。三十多年前推行包产到户,几年后,村里嫁过来了几位“凤凰”。十年前老家小农具“鸟枪换炮”,大机械在开阔的农田里纵横驰骋。近几年我开车回老家,在村口竟发生过堵车。“老齐的孙女考上西安交大了。”邻居们不再说“咱家坟上没冒那个青烟”。村里把我们几十个在外村的“村民”拉进“留住记忆,记住乡愁”微信群。年轻的村干部正规划着建设未来美好的家园。随着年龄增长,回老家过年次数渐多。去年底因疫情留在郑州过年,内心却压抑不住无限的乡愁。一次我走到单位附近的小树林,当脚轻轻地落在松软的草地上,我感觉血脉与大地瞬间接通,有根就有了家,这脚下和老家的土地应该相通吧。离开老家几十年的我,还如孩童般思念着家乡的滋养。

父爱如山

鲁班的儿子

◆ 李韬

父亲是个木匠,他的木工手艺人多乡里,十里八村的老少爷们都夸他是“鲁班的儿子”。这样算起来,我就是“鲁班的孙子”了。这孙子——“我愿意”,比“第多少代传人”靠谱和拉风多了。谁家有个“红白喜事”,父亲就开始忙活起来,不是给东家出嫁的闺女打套嫁妆,就是给西家娶亲的男方做套家具。画墨雕花,开榫打卯,上漆抛光,哪一项都有很高的技术含量。我们家现在还有几把父亲做的老式椅子,完全榫卯结构,都快接近我的年龄了。这么多年,就是不坏,好像有“金刚护体”。这是父亲给我们留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前几年回老家,母亲偷偷把一把椅子放到了汽车后备箱,回到郑州后我才发现。母亲知道我太忙,有时清明节、十一月也回不去,有把椅子陪伴,仿佛父亲就在身边。有时忙完一天工作,夜深人静时

分,一个人坐在那把椅子上,似乎隐约能感受到父亲的余温。为了孩子上学,这些年频繁地搬家,但那把椅子一直跟着我们。“一把破椅子!”孩子有时还不以为然,“那是你爷爷!”因为父亲手艺精湛,乡里乡亲收钱也都是“象征性的”,父亲的口碑非常好。周边村庄甚至乡里有什么木工活儿,都会来找父亲。我记事起父亲就“出名”了。我至今也不知道他那一手绝活儿是跟谁学的。后来县里开了家家俱店,父亲专门骑车20余里去参观。说是参观,其实就是“偷师”。那时候,照相的师傅还常走街串巷,后面会跟成群结队像我一样的小朋友,追着看“西洋景”。上世纪80年代,照相机是稀有物。父亲虽然没上过什么学,但他记性好。抢人家的饭碗,又怕被人发现,很多家具的图案他也不敢拿纸拿笔画,完全靠记忆、凭心记。回家后再逐

一实践,有的没记清就骑车再跑一趟“参观”。反复几次,就化为已出了。父亲把新学来的图案应用到家具制作中,颇受欢迎,接的活儿更多了。上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机械化程度的发轫,办公也开始趋向自动化,又加上南方家私的入侵,纯手工的木工活儿就越来越边缘化了。我也曾动员父亲买上电锯、电刨,积极投身“自动化”工程。他不置可否。我知道,手艺是他倔强的坚持。我上高中之后,父亲就接不到什么活儿了,那些陪伴他大半辈子的墨斗、钢锯、凿子、刨子等,他也舍不得扔掉,有的挂在墙上孤单凭吊,有的堆在墙角寂寞余生。偶尔回家去老宅里看看,有的还在,锈迹斑斑,尘埃安然。好像在等它的主人。因为走得匆促,父亲连张像样的照片都没有留下。为此母亲也不止一次抱怨。在他去世五周年的时候,我请河南南画界的“教父”曹新林老师给父亲

画了张像,底板是从我结婚录像中抠出来的。弘一法师临终留下四字偈语“悲欣交集”,说的大概就是这意思吧。父亲是一道“天然屏障”:他有的时候,你和死亡中间还隔着一个父亲;他走了之后,好像网络没有了“防火墙”,消防失去了“隔离板”,你与死亡,触手可及,随时随地。这种彻骨感受,近年与日俱增。莫文蔚在《这世界那么多人》里唱道:“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当“我们”只剩下“我”——光阴的长廊,无人的空荡。父亲的一生没有活成一首“散文诗”,更没有活成一个“惊叹号”,他是中国农民的九亿分之一。分母很大,分子是一。那是我的唯一。我虽然没有继承父亲的衣钵,但我始终记得:我是“鲁班的孙子”。父亲的手机号是我给他办的,他走了之后小妹一直在用。手机换了不少,但号一直保存,“人群中,敬着一扇门”。回家的路,虽然漫长,幸好,父亲记性好。



修竹新笋上重霄(国画) 王学俊



晴朗的天(国画) 沈克明

荐书杂
《全球转向下的艺术史》:以敏锐视角回溯艺术史发展

◆ 高晓倩

作为一门有200多年历史的现代学科,艺术史在大多数时候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由此也引发了根本的学科问题:在全球转向的大背景下,依赖欧洲文化及语言构建出的经典话语体系及解题思路,一旦走出西方语境,将如何面对其他文化传统?又在何种程度上可借为他用?我们能否超越自身的固有视角,找到解释多元文化的有效路径?埃尔斯特纳在书中回溯了艺术史这门西方学科缘起,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批现代艺术史家,如李格尔、沃尔夫林、瓦尔堡等人的标志性贡献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在梳理艺术史学科理论发展的同时,他聚焦于潘诺夫斯基,深度剖析其围绕“解释之

圈”所搭建的系统框架背后的学理逻辑,展开批判的思辨探讨。在此基础上,埃尔斯特纳提出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学科诉求,为寻求全新的研究范式提示了一种可能的蓝图,以多元比较的模式接近纷繁复杂的非西方艺术。艺术史长期以来都是一门严重以欧洲为中心的学科,而雅希·埃尔斯特纳在这本书中对其优势和缺陷进行了重要且深入的研究,并解读了与该主题相关的一些至关重要且影响深远的欧洲经典。这本书是思想史中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它对艺术史起源的缜密探讨,为确定这一学科能够且应该走向何方作出了突出贡献。

人生讲义
半称心

◆ 卿雨

夜读《红楼梦》,一首《好了歌》让我想起一个字:半。“半”字乍一看一谈一想,不圆满,意味也不好,行百里者半九十,人生过半,似乎都是让人气馁的事。转念一想,半九十也好,人生过半也好,其实都充满了希望,还要给自己鼓鼓劲儿,明媚地向前走。而好呢,不管是小说艺术,还是现实生活中,不也正如《红楼梦》中所写,“好便是了”。看看吧,月圆则缺,日中则移,花谢则离,水满则溢。花开得好,月圆得好,这才是真正让人忧伤的事儿,因为这些好转瞬即逝。

年少时看《红楼梦》看到的只是热闹,大户人家的场面和气势,后来再看这些热闹时,脑海中闪现的总是后半部大观园里众人渐渐散去的凄清冷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经历过一些世事,人慢慢会成长成熟,看待事情的态度也会越来越全面,越来越豁达。杭州一座寺内有副对联这样写道: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半称心就是知足,不贪多,不奢求。知足才能常乐,常乐才能享受属于自己的小幸福。

常言也说,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常想一二。也是劝人不要奢求得太多,不要紧紧盯住不如意的事,不要去斤斤计较。生活不是让人去较劲的,看看这也不满意,想想那也不称心。日子还怎么过呢?看到自己所短有所长,明白自己的长处,也能看到自己的所长,自知,也自信,这才是明智的生活态度。

太阳明亮温暖,也会有落下去的时候,黑夜凄凄漫漫,第二天热烈的太阳依旧要照常升起照耀人间。日夜的交替,四季的轮回,月圆月缺,都是自然规律。顺其自然,该明白时明白,该糊涂时也别去较劲。圆满,完美,事事都好,处处都好,更让人忧心害怕,太顺了,太好了,反而不正常。

杨绛先生曾说:“人间不会有单体的快乐,快乐总夹杂了烦恼和忧患。”是的,生活有趣的关键在于内心的淡定和从容,让人生美好的是真正能以洒脱的姿态看世间一切,看拥有的和失去的。“饮酒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偏妍。”酒至微醺,花开半妍,没有绚烂至极,没有最美,却一直很美。

“人生一半明媚一半凄凉,岁月一半欢喜一半忧愁。”在岁月和世事的磨砺下,慢慢拥有包容之心和宽厚之心。

人与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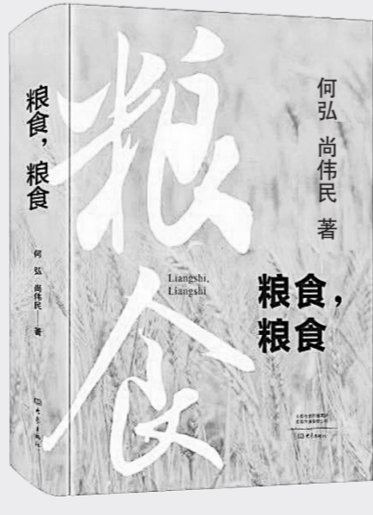
乡村夏夜的精灵

◆ 李学然

手里了。相对于村庄,萤火虫更喜欢野外,不过我们不去野外捉萤火虫。夏夜田间小道上,常有蛇与蜈蚣等毒虫出没,喜欢打赤脚的我们在夜间轻易是不会去野外的。捉到的萤火虫通常被我们握在手里,三五只萤火虫的光,就能把手映得像一只小灯笼似的。我们手里握着萤火虫在大人堆里跑来跑去,开心极了。看见有萤火虫从头顶飞过时,我们就一齐唱儿歌:“美哥,美哥,你娘在这伙,有菜你吃,有酒你喝。”唱着唱着,萤火虫有时就晃悠悠的落下来了,我们就把落下的萤火虫捉住。如果白天有计划准备在夜间捉萤火虫,我们就会提前找一个透明的玻璃瓶,或是折一个白色纸盒子,或是用旧细纱布做一个口袋,用来装萤火虫。夜里把捉来的萤火虫装进准备好的玻璃瓶、纸盒子、纱布袋里,众多的萤火虫聚在一起,闪着月晕般的光,如夜明珠般美丽。把它们挂在床头的蚊帐上,那闪烁的萤光,似天上的星星一般,能亮一整夜。可惜第二天起床后再看,那些如星星般会发光的美丽萤火虫,不过是一种小小的普通虫

子。它那会发光的尾部,也很平常。我们曾经多次“解剖”过那能发光的尾部,也没发现有什么特别之处,始终弄不明白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长大后,读过一些书才知道,萤火虫之所以一闪一闪地飞,是由于体内有一种称作萤光素酶的化学物质与氧气相互作用,从而产生光亮。萤火虫发光的目的,除了求偶、沟通之外,还有警告其他生物的作用:“我来了,你们离我远点。”可惜它的亮光所起到的警告作用微乎其微,它自己反为亮光所累,不仅孩子喜欢捉它来玩,就是稍微文艺点的成年人,也喜欢捉它,用以营造浪漫的气氛。一只萤火虫发出的光微不足道,可如果千千万万只萤火虫聚在一起,飘飞之处,该是满树银花,如流星雨般灼灼其华了。想象一下那样的场景,该是怎样的人间?隋炀帝杨广就曾把这种想象中的童话世界变成了现实。“征求萤火,得数斛,夜出游山,放之,光遍岩谷。”他还另在江都修建了一个“放萤院”。杨广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他实在是一个懂得浪漫的人,不过,有些浪漫是要

连载



我国大部分人对木薯比较陌生,因为它只在福建、台湾、广东、海南、广西、贵州及云南等南部省区有栽培,栽培历史也仅仅100多年。另外,我国也不把木薯计入粮食产量。原产于巴西的木薯,属于热带植物,在热带地区广泛栽培。与马铃薯、甘薯不同的是,木薯是一种直立灌木,可以长到1.5米至3米,地下结

圆柱形的块根。用于人类食用的木薯,占全球木薯产量的65%。以木薯为主粮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在热带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木薯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尤其是低收入农户,一日三餐以食用木薯为主。在工业开发上,木薯淀粉或干片可制酒精、柠檬酸、谷氨酸、赖氨酸、木薯蛋白质、葡萄糖、果糖等,这些产品在食品、饮料、医药、纺织(染布)、造纸等方面均有重要用途。木薯全株都含有亚麻仁苦苷这种毒素,以新鲜块根毒性较大。木薯中毒的症状,轻者恶心、呕吐、腹泻、头晕,重者呼吸困难、心跳加快,以至昏迷、瞳孔散大;更严重者抽搐、休克,最后呼吸衰竭而死亡。木薯中毒还会引起甲状腺肿大、脂肪肝以及对视神经和运动神经的损害等慢性病变。但木薯毒可以提前清除:在吃之前去皮,用清水浸泡薯内,一般泡五六天就能消掉70%的毒素,再加热煮熟,即可安全食用。在我国,木薯很少用来食用,主要用作饲料和提取淀粉。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木薯产品出口国,其他出口国还有印度尼西亚和越南。

怀山药近年来逐渐成为餐桌上的普通食品——在普通的自助餐厅,经常看见被切成四指长、蒸熟的怀山药段。它不光口感好,多数人还知道它是上好的补品。怀山药曾经是昂贵的中药材,占据着中药房的显著位置。怀山药的“怀”字指的是产地,也就是古怀庆府(今河南焦作一带)。这个地方种植的怀山药,就叫怀山药。《本草蒙筌》记载:“南北州郡俱产,惟怀庆者独良。”怀山药中有一种珍品,叫铁棍山药,“因其色褐间红,质坚韧,身细长,外形酷似铁棍而得名”。市面上当下流行的鲜食山药大致有两类:普通山药、怀山药(包括铁棍山药)。普通山药,也叫菜山药,特点是较粗,表皮无“锈斑”,皮较薄,切面易氧化。吃法也不以清蒸为主,经常配肉类、鱼类或各种蔬菜同炒,口感酥脆,清爽滑溜。怀山药可细分为铁棍山药、白皮山药、小绒毛山药等多个品种,一般是上细下粗、略长且圆的柱状体,极像棒棒槌,个别也有扁阔形状,全根长度在60厘米至90厘米。怀山药做膳食时,多蒸煮,质地

细腻,味道甘美,补益效果也好。药用的炮制山药中,还有淮山药,这个淮,也是指产地,即安徽淮河流域所产的山药。淮山药的炮制材料,主要是普通菜山药。所以,怀山药与淮山药是有区别的。山药又称长山药,最初的名字叫薯蓣,原产于山西,后引种到河南、山东等地。战国中后期至汉代初中期成书的《山海经》中有“景山……北望少泽,其上多草、薯蓣(即薯蓣)”的记载。这里说的景山,就是今山西闻喜县东南中条山脉的最高峰。关于山药的名字,也是有典故的,唐朝宝应年间,因为薯蓣的“蓣”与唐代宗李豫的“豫”同音,为避皇帝名讳,薯蓣改为薯药。到了宋朝,又因为薯药的“薯”与宋英宗赵曙的“曙”谐音,遂改为山药,沿用至今。山药营养丰富,含有大量的黏液蛋白、维生素、多巴胺、皂甙及微量元素,有防止血脂沉积在血管壁、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功效;还可降低血糖,是糖尿病患者的食疗佳品。《本草纲目》称山药“益肾气、健脾胃、止泄痢、化痰涎、润皮毛”。《神农本草经》认为山药“补中,益

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我国人口有7000万。到清道光三十年(1850),人口增加到4.3亿。400多年间中国人口快速增长,与红薯的引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红薯依然是全国大部分地区不可或缺的主粮。郭沫若先生因此颂扬陈振龙“此功勋当得比神农”。土豆这等“薯蓣”炸薯条,是现在很多小孩子喜欢的食物。炸薯条的原料是土豆。在中国多数成年人的认知中,土豆一直是一种蔬菜,酸辣土豆丝、土豆炖牛肉等是受到很多人喜爱的菜品。而在世界很多国家,土豆则一直作为主食存在,是全球第四大重要的粮食作物,仅次于小麦、稻谷和玉米。土豆的产量很多,马铃薯、山药蛋、洋芋、洋山芋、洋芋头、香山芋、洋番芋、山洋芋、阳芋、地蛋等,说的都是它。马铃薯在我国最早见于康熙年间的《松溪县志·食货》,称其因形状酷似马铃薯而得名。2019年的“薯博会”上,来自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3000种土豆图谱亮相——土豆的原产地就是南美。考古发现,人工栽培土豆的历史

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的秘鲁南部地区。16世纪中期,土豆被西班牙殖民者从南美洲带到欧洲。但最初人们只是把它当作花卉来欣赏,就像辣椒,最初传入中国也被当作观赏植物种植。到了1586年,英国人在加勒比海打败西班牙人,从南美搜集植物种子,把土豆带到了英国。适宜的气候,加上产量高和易于管理,使土豆受到英国人的喜爱并很快得到推广种植。后来,法国农学家安·奥巴曼奇通过长期观察和实验,发现土豆还可以做面包等,从此,法国农民便开始大面积种植土豆。到17世纪,土豆已成为欧洲的重要粮食作物。大约在这个时期,土豆传入我国。据说,是华侨从东南亚一带把土豆引进到我国的。因为土豆适合在原来粮食产量极低、只能生长茭麦(裸燕麦)的高寒地区生长,因而很快在内蒙、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及东北等地普及。它和玉米、红薯等从美洲传入我国的高产作物一起成为平民阶层的主要食物,对维护我国社会稳定和人口迅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土豆因其产量高、营养丰富和

对环境的适应性强,目前已遍布世界大部分地区,热带、亚热带国家在冬季或凉爽季节栽培也能获得较高产量。在2005年11月召开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大会上,秘鲁曾代表提出一项寻求让世界关注重点转移到土豆对粮食安全以及增强发展中国家对于土豆种植的重要性的提议,获得通过,联合国宣布2008年为国际土豆(马铃薯)年。在国际粮食价格不断上涨和越来越严峻的粮食安全背景下,薯类作为世界头号非谷物粮食商品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在国际贸易中也表现出强劲的发展活力。2018年,我国马铃薯及其产品贸易总额达5.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红薯及其产品贸易额达2.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薯类在全球100多个国家都有广泛种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薯类生产和消费国,马铃薯、红薯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薯类作物又称根茎类作物,主要包括马铃薯、红薯、木薯、山药、芋类等。这类作物的产品器官是块根和块茎。马铃薯、红薯、木薯被称为薯类“三兄弟”。